

SHIJIE WENXUE

MINGZHU

世界趣书文库

匹克威克外传
(上)

世界文学名著全书

——世界趣书文库

匹克威克外传

[英] 科南道尔 著

殷丽英 耿志慧 译



第十九章

快活的日子，得了不快活的收场

鸟儿们因为自己心境的平和与个人的安乐，快乐得很，一点不知道九月一日那天早晨为了要惊吓它们而作的种种准备，毫无疑问是把这个早晨作为这一季里最愉快的早晨之一来欢迎的。许多小鸬鹚在地上的残梗之间得意地昂首挺胸走着，带着青年人那一种过分讲究的花花公子气；许多老的呢，显出一种有智慧有经验的鸟儿的神气，用圆圆的小眼睛观察着小鸟的轻浮；它们全都不知道将要临头的恶运，兴高采烈地在清新的早晨空气里面晒太阳，而一两点钟之后却被打死在地上了。可是我们伤感起来了：还是让我们说下去吧。

那么，老老实实、朴朴素素地说呢，这是一个天气晴朗的早晨——如此晴朗，使你几乎不能相信英格兰的夏季的那几个月份已经刚刚过去。篱笆、田野、树木、山和原野，显现出它们的永远变换着的浓绿的色调；几乎没有一片落叶，几乎没有一点的黄色点缀在夏季的色泽之间，告诉你秋天已经来临。天上明净无云：太阳照得明亮而温暖；鸟的歌声和千万只昆虫的嗡嗡声，充满在空中；茅屋旁边的园子里挤满了一切颜色又丰富又美丽的花，在浓露之中闪耀着，像是铺满了璀璨的珠宝的花床。一切都带着夏季的特征，它的美丽的色彩还一点儿没有褪色。

就是在这样的早晨，一辆敞篷马车载了三位匹克威克派（史奈格拉斯先生自愿留在家了）、华德尔先生、特伦德尔先生，还有山姆·维勒靠着车夫坐在驾者台上，开到靠马路的一座围场的大门旁边，那门口站着一个高而削瘦的猎场看守人，和一个穿了半统靴和打着皮绑腿的孩子；带着一对猎狗，每人还扛了一只极大的口袋。

“喂，”那人放下踏板的时候，文克尔先生对华德尔耳语说，“他们想不到我们打到的猎物足以装满这些口袋吧，是不是？”



“装满吗！”老华德尔喊。“嘿，是嘛！你装一只，我装一只；都装满之后，我们的猎衣的口袋还可以装上不少哪。”

文克尔先生对这话没有作什么回答，下了车；然而他心里在想，如果大家在这田野里等他装满了一只口袋，他们是有很大的可能要受凉了。

“嘿，朱诺，小姑娘——嘿，婆娘；卧下，达夫，卧下，”华德尔抚弄着两条狗说。乔弗雷爵士当然还是在苏格兰罗，马丁？”

高个儿的猎场看守人回答说是，他有点惊讶怀疑地对文克尔看看，又对特普曼先生看看：前者那样的拿着枪，像是希望他的上衣口袋省掉他勾一勾枪机的麻烦一样；后者呢，拿枪的样子像是害怕它——而他确实是怕它，这是毫无疑问的。

“我的朋友们对于这一套还不怎么在行呢，马丁，”华德尔说，他注意到那种目光了。“活到老学到老，这句老话说得不错。他们有一天会成一个好枪手的。但是还要请我的朋友文克尔先生原谅我这话；他是有过些经验的。”

文克尔先生在他的蓝色领巾上面怯弱地微笑一下作为接受这个赞赏，在他的羞怯的不知所措之中使自己和枪莫名其妙地缠在一道了，如果枪已经装了弹药，他一定是不可避免地当场打死了自己。

“枪里装了子弹的时候，你可不能这个样子拿法呵，先生，”高个儿的猎场看守人粗声粗气地说，“不然的话，你不使我们哪一个成了冷盘才见鬼啦。”

文克尔先生被这么一警告，突然地变动了一下枪的地位，这么一来，碰巧又叫枪杆子和维勒先生的头相当剧烈地碰了一下。

“哈罗！”山姆说，拾起被敲落了的帽子，揉揉额角。“哈罗，先生！如果你这么干法，你只要一枪就可以装满那只口袋，还有剩呐。”

打着皮绑腿的孩子听了这话放声大笑，之后又假装不是他而是别人的孩子，文克尔先生对他很严肃地皱皱眉头。

“你教这孩子往什么地方给我们送饭去呢，马丁？”华德尔问。

“十二点钟的时候；在一树岗的坡上。先生。”

“那不是乔弗雷爵士的地吧？”



“不是，先生；不过紧挨着它。那是鲍尔德威大尉的地；可是，那里没有人会妨碍我们，那里有一块很好的草地。”

“很好，”老华德尔说。“那么我们越早去越好。那么，你十二点钟的时候加入我们那一伙吧，匹克威克？”

匹克威克先生十分想去看打猎，特别是因为他对于文克尔先生的生命和四肢有点儿担心。而且，在这样诱人的早晨，朋友们去作乐，自己却回去，这也是十分难受的。所以，他带着非常悲伤的神情回答说：

“唉，我看只好这样了。”

“这位绅士不会打吗，先生？”高个儿的猎场看守人问。

“不，”华德尔回答；“而且他腿是瘸的。”

“我倒很想去，”匹克威克先生说，“非常想去。”

怜恤的停顿。

“在篱笆那边有一辆手推车，”孩子说。“假使这位绅士的当差的推着他在小路上走，他就可以靠近我们了，过篱笆什么的我们就抬一抬。”

“再好没有了，”维勒先生说，他因为急切地渴望着看他们打猎，故而很有兴趣。“再好没有了。说得对，小家伙；我马上去把它推出来。”

但是这里发生了一个困难。高个儿的猎场看守人坚定地反对使一位坐了手车的绅士参加打猎的团体，因为这是大大地违反一切旧规则和先例的。

这是一个大阻碍，却不是一个不能克服的阻碍。猎场看守人受了好话的劝诱，受了钱的贿赂，并且把第一个提出用这工具的那个有创造性的孩子的头上“打了一拳”出了气，于是匹克威克先生被放进了车子，大家出发了。华德尔和高个儿猎场看守人领头，匹克威克先生由山姆推着压队。

“停下来，山姆，”他们在第一片野地里走了一半的时候，匹克威克先生说。

“什么事情呀？”华德尔说。



“我决不能让这车子再推一步了，”匹克威克先生坚定地说，“除非文克尔换个样子拿枪。”

“要我怎么拿呢？”可怜的文克尔说。

“枪口向着地拿着，”匹克威克先生答。

“这不像个打猎的人呵，”文克尔申辩说。

“我不管那像不像打猎的人，”匹克威克先生回答，“我不能为了体面的原因在小车里吃一枪，叫什么人开心。”

“我知道这位绅士总得要叫什么人吃一枪的，”高个儿喊叫着说。

“好的，好的——我倒无所谓，”可怜的文克尔先生说，把枪托转过来向上拿着——“瞧”。

“这就太平平了。”维勒先生说。于是他们继续前进了。

“停！”他们才走了几码远，匹克威克先生又说。

“又是什么？”华德尔说。

“特普曼的枪不安全；我晓得那是不安全的，”匹克威克先生说。

“喂？什么！不安全？”特普曼先生说，是非常吃惊的声调。

“你拿得不安全呵，”匹克威克先生说。“我很抱歉我又提出抗议，可是我不能同意再走下去，除非你也像文克尔那样拿着枪。”

“我看你还是那样好些，先生，”高个儿猎场看守人说，“否则的话，你可能会打了自己，也可能打了别的什么。”

特普曼先生极其勤快地连忙照着做了，大家继续前进；两位游猎家倒提着枪走着，就像出大殡的两个雇佣执绋人。

两条狗突然呆呆地站住了，大家偷偷地前进一步，也停了下来。

“这些狗的腿怎么的啊？”文克尔先生低声说。“它们站着的样子多奇怪呀。”

“别生声，你能不说话吗？”华德尔轻轻地回答。“你看得出来吗，它们是在‘指点’？”

“指点！”文克尔说，瞪着眼睛四面看，好像希望在那一片景色中间发现这些聪明的畜生促使他们十分注意的什么特别的美景。“指点！它们指点什么？”

“注意看着呵，”华德尔说，那时正在兴奋的心情中没有注意那问



题。“行啦。”

一声尖锐的呼呼声，文克尔先生倒退了一步像是他打中了自己。砰、砰两枪；硝烟迅速地在地上掠过去，卷上了天。

“鸟在哪里？”文克尔先生说，兴奋到极点了，四面八方地看着，“在哪里呀？告诉我什么时候开枪。在哪里——在哪里？”

“在哪里呀！”华德尔说，拣起猎狗衔来放在他脚下的两只鸟，“在哪里！喂，在这里呵。”

“不是，不是。我是说另外的那些。”狼狈的文克尔说。

“这时候是去得老远了，”华德尔回答，冷冷地把他的枪重新装上弹药。

“不到五分钟，我们可能又要碰到一群了。”高个儿的猎场看守人说。“要是这位绅士马上就开始放枪，也许鸟儿们飞起来的时候他正好把子弹放出枪筒。”

“哈！哈！哈！”维勒先生大笑。

“山姆，”匹克威克先生说，他很同情他的信徒的慌乱和窘迫。

“先生。”

“不要笑。”

“当然不呵，先生。”因此，为了确保不笑，维勒先生就在小车后面硬扭曲着脸孔忍住笑，那打绑腿的孩子看见他那副神情觉得非常有趣，就忍不住大笑起来，但是马上就挨了高个儿的猎场看守人一拳，他呢，因为正需要一个借口，好转过身去掩饰自己的欢笑。

“了不得，老朋友！”华德尔对特普曼先生说；“不论怎么，这一次你总是放了枪。”

“是呀，”特普曼先生答！自己也觉得很得意，“我放了。”

“干得好。下次你会打着什么的，只要你留神。很简单嘛，是吗？”

“是呀，很容易，”特普曼先生说。“可是搞得肩膀很疼呢。我差点被它撞翻了身。我一点也没有想到这种小小的火器的反冲力竟然有这么大。”

“啊，”老绅士说，微笑着；“到时候你就习惯了。喂——你们小



车子没有什么事了吗——都妥当了吗？”

“妥当了，先生，”维勒先生回答。

“那么跟上来吧。”

“抓紧一点，先生，”山姆说，抬起车子来。

“呃，呃，”匹克威克先生答。于是他们继续前进，要多敏捷有多敏捷。

小车被抬过篱笆旁边的梯磴，进入另外一块原野，匹克威克又被放了进去，这时，华德尔大声地说，“小车停下来吧。”

“是啦，先生，”维勒先生回答，停了下来。

“那么，文克尔，”老绅士说，“你轻轻地跟我来，这次不要太慢了。”

“你放心吧，”文克尔说。“它们在指点吗？”

“没有，没有，还没有。现在安静点儿，安静点儿。”他们偷偷摸摸地走着，而且本来可以静悄悄地前进的，但是正在紧要关头，要不是文克尔先生不知跟他的枪发生了什么微妙的纠缠，偶然走了火，子弹从那孩子的头顶上射过去的话，如果高个儿在那里的话，就正好打在他的脑袋上了。

“嘿，你这到底是干什么？”老华德尔说，眼看着鸟儿们平平安安飞掉了。

“我一生一世也没有见过这种枪，”可怜的文克尔回答，他看看枪机，仿佛这样就会有什么效果一样，“那是它自己放出去的。它自己要这样呵。”

“自己要这样！”华德尔学他的说法，语气里带点儿火气。“我看它自己要杀人了。”

“很快它就要这样的，先生，”高个儿用低沉的预言的声调说。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呀，先生？”文克尔先生问，气愤地。

“没有关系，先生，没有关系，”高个儿猎场看守人回答；“我是没有家庭的，先生；这个孩子的母亲可以从乔弗雷爵士那里得到相当可观的一笔钱——如果他在他的地上被打死的话。再装上子弹吧，先生，再装上吧。”



“拿掉他的枪，”匹克威克先生在小车里喊，他听见高个儿的不祥的暗示吓坏了。“拿掉他的枪，听见没有，你们？”

但是没有人自告奋勇来服从这个命令；文克尔先生对匹克威克先生投了反叛的一瞥之后，又装了弹药，和其他人一道前进了。

我们应该说明，据匹克威克先生说，特普曼先生走的样子比文克尔先生所取的姿态表现得谨慎和周密得多。虽然如此，这绝不妨碍后一位绅士在行猎的一切问题上是一个伟大的权威；因为，正如匹克威克先生优美动人地说过的，不知为什么，自古以来就有许多最好的和最能干的哲学家，他们在理论方面是完美的科学之光，但是要自己切实去做的话，却完全不能够。

特普曼先生的方法正如我们的许多极其卓越的发现一样，极其简单。他具有一个天才的人的敏锐和洞察力，立刻看出应该学会的主要两点是这样的——第一，放枪的时候不要伤了自己，第二，也不要伤了旁边的人；明显的，把放枪的困难总括起来说的话，最好的办法是紧闭着眼睛朝天上放。

有一次，特普曼先生完成了这种伟大事业之后，睁开眼来一看，只见一只肥硕的鹧鸪正受了伤落下来。他正要去庆祝华德尔先生的每发必中的成功，那时那位绅士向他走过来热烈地握住他的手。

“特普曼，”老绅士说，“你瞄准了这只鸟的吗？”

“没有！”特普曼先生说——“没有。”

“你瞄准了的，”华德尔说。“我见到你瞄的——我看见你选定这一只——你举起枪来瞄准的时候我注意你来着；我可以这样说，世上最好的枪法也不能比这一枪再漂亮了。你对于这玩意儿比我想像的要熟练得多，特普曼；你从前出过场的。”

特普曼先生徒然带着一种自制的微笑来否认说他从来没有那样。人家把这微笑错认成了相反的证据；从此以后他的名声就树立了起来。像这种轻易得到的名声，并不是单单这一种，而且这种幸运的事情也并不限于打鹧鸪呵。

同时呢，文克尔先生尽管开枪，又是火又是烟，却没有产生任何值得记一记的具体的结果。有些时候，他把子弹浪费在半空里，有些



时候又使它们紧靠着地面掠过，以致使两只狗的生命简直濒于险境。作为任意射击来看，那是极尽变化和奇特之能事的；作为有准确目标的射击来看，那么，整个说来，也许是一个失败。这是一个既定的公理，“每颗子弹都有它的归宿。”如果把这话照样用到打猎上来，文克尔先生的子弹却是不幸的弃儿，被剥夺了天生的权利，被马马虎虎地丢在世界上，没有归宿。

“喂，”华德尔走到小车旁边说，抹着他那愉快的红脸上的滚滚的汗珠；“冒烟的天气呵，是吗？”

“真是的，”匹克威克先生回答。“太阳热得可怕，连我都觉得。我不知道你们更要觉得怎样了。”

“嘿，”老绅士说，“真热。但是，已经过了十二点啦。你见到那边的绿岗子吗？”

“当然。”

“那就是我们去吃饭的地方；而且拿得稳的，准得像钟一样，那孩子一定已经拿了食物筐子在那里了。”

“真在那儿了，”匹克威克先生说，脸上发了亮。“这孩子很好。我要给他一先令，马上就给。那么，山姆，推过去吧。”

“抓住，先生，”维勒先生说，听见有希望吃到东西来了劲。“让开点儿，小皮子。正象那坐车子到泰本去的绅士对车夫说的，如果你看重我的宝贵的性命就不要摔死我。”维勒先生加快步子跑起来，把他的主人灵敏地推到绿岗子那儿，巧妙地把他从车里倒出来，恰恰倒在食物筐子的旁边，然后极其神速地打开筐子。

“小牛肉馅饼，”维勒先生一面把食物放在草地上，一面自言自语说。“小牛肉馅饼是非常好的东西，如果你认得做馅饼的女人，并且确实知道这馅饼不是小猫做的；不过说到临了，那又有什么关系？它们这样像牛肉，连卖馅饼的师傅本人也不知道分别在哪里呵。”

“他们不知道吗，山姆？”匹克威克先生说。

“不知道，先生，”维勒先生回答，触一触帽沿行个礼，“我曾经跟一个卖馅饼的师傅在一块儿住过，先生，他是个很讨人喜欢的人——而且真是聪明的家伙——他可以用任何东西做饼子。‘你养了多



少猫呀，布鲁克先生，’我同他搞熟了的时候说，‘喂，’他说，‘是嘛——很多，’他说。‘你一定是很喜欢猫，’我说。‘欢喜猫的是别人，’他说，对我挤眉弄眼；‘但是它们要到冬天才上市呢，’他说。‘上市！’我说。‘喂，’他说，‘现在水果上市，猫是过了时。’‘嘿，你这话怎么讲？’我说。‘怎么讲？’他说。‘就是说我决不会加入肉铺的联合组织来抬高肉价呵，’他说。‘维勒先生，’他说，紧紧握住我的手，凑着我的耳朵捣鬼话——‘你不要再提这事了呀——但是那全在乎佐料。饼子都是这些高贵的畜生做的哪，’他指着一只非常可爱的斑纹小猫说，‘我把它用佐料烧做牛排、小牛肉，或者腰子，根据需要。不但如此哪，’他说，‘我能够把小牛肉做成牛排，或者把牛排做成腰子，或者把这些随便哪一种做成羊肉，只要市面上变化和口味改变了，说一声要什么我马上就办到！’

“这人肯定是个非常能干的年轻人呵，山姆，”匹克威克先生，微微地发了一阵抖。

“正是嘛，先生，”山姆回答说，接着干他腾空食物筐子的工作，“饼子做得呱呱叫呐。舌头；这是个很好的东西，只要不是女人的。面包——火腿膝关节，真漂亮——冷牛肉片，非常之好。那些石头瓮子里是什么，你这靠不住的小家伙？”

“这一只是啤酒，”孩子回答说，从肩膀上卸下两只用皮带捆在一起的大石头瓮子——“那一只是凉的五味酒。”

“总而言之吃这顿饭是个好主意，”维勒先生说，很得意地察看自己摆设的食物。“那么，绅士们，就像英格兰人装上刺刀之后对法兰西人说的，‘动手吧。’”

要大家不辜负这顿丰盛的饭菜，是不必请第二次的；而且也不用不着催促，维勒先生、高个儿的猎场看守人和两个孩子，就在稍微离开了一点儿的草地上把他们的一份大吃起来，一棵老橡树供给了大家一个愉快的阴凉处所；一大片耕地和草场的富饶的远景，点缀着茂密的篱笆和许多树木，伸展在他们脚下。

“愉快——十分愉快！”匹克威克先生说，他那富于表情的脸上的皮肤，因为太阳晒的，很快就脱了一层皮。



“正是呀，正是呀，老朋友，”华德尔回答。“喂，来一杯五味酒吧。”

“很好，”匹克威克先生说；而他喝了之后脸上的满意神情证实了这句回答的诚心诚意。

“好，”匹克威克先生说，咂着嘴唇。“非常之好。我要再喝一杯。凉的；非常凉。来吧，绅士们，”匹克威克先生仍然抓住瓮头不放，继续说，“干一杯。为我们丁格来谷的朋友们干一杯。”

在大声欢呼中大家举杯喝了。

“我告诉你们我要怎么样来调整我射出的准头，”文克尔先生说，他在用小刀吃面包和火腿。“我要把一只死鸬鹚放在木桩上，用它来练习，开始离得近，慢慢地再增加距离。我知道这是顶好的练习。”

“我知道有一位绅士，先生，”维勒先生说，“也是这样做的，开头是离两码远；但是他再也没有继续下去；因为他第一枪就把鸟给吹跑了，之后谁也没有看到他身上有一根羽毛。”

“山姆，”匹克威克先生说。

“先生，”维勒先生回答。

“请你把你的故事留着，等要你说的时候再说吧。”

“当然罗，先生。”

维勒先生霎了一下他那没有被举到嘴上的啤酒杯子遮住的眼睛，那样子是如此地微妙，使得两个孩子自然而然地开怀大笑起来，连高个儿也屈尊微笑了。

“唔，这的确是顶好的凉五味酒，”匹克威克先生说，急切地看着石翁；“而且天气热到极点，嗯——特普曼，我的亲爱的朋友，干一杯五味酒吗？”

“很乐于奉陪，”特普曼先生答；喝了这杯之后，匹克威克又喝一杯，为的是检查一下里面有没有橘皮，因为橘皮总是不对他的口味的；发现里面并没有之后，匹克威克先生又喝了一杯祝他们的不在场的朋友健康，然后又觉察到自己义不容辞要提议再来一杯祝贺那不知名的调五味酒的人。

这样接连不断地举杯，使匹克威克先生受了很大的影响；他的脸



上闪烁着极其欢畅的表情，笑声不离嘴，快乐的笑意在眼睛里闪耀。他逐渐屈服于这兴奋性的饮料的力量之下，再加上天热，就尤其失了自主，拼命想记起一支他婴儿时代听见过的歌而终于失败，想再喝几杯来刺激记忆，结果却恰恰得到相反的效果：因为忘掉了歌词，他竟连任何字眼都说不出来了。最后，他站起来打算向他的同伴们发表一篇流畅的演说，却跌进了小车，当时就睡着了。

筐子重新装好了，并且发现要把匹克威克先生从麻痹状态中叫醒是完全不可能的，于是大家讨论了一下，还是叫维勒先生把他的主人推回去呢，还是把他留在这里，等他们大家要回去的时候再来找他。终于决定了后一办法，因为他们这次出征的时间不会超过一个钟头，又因为维勒先生非常坚定地要求参加，因此就决定把匹克威克先生留在小车里睡觉，等他们回来的时候再来喊他。于是他们走了，让匹克威克先生在树阴下面极其舒服地打着鼾。

匹克威克先生会在树荫里一直打鼾打到他的朋友回来，因此要是他们不回来的话，就一直打到黄昏的暗影笼罩着地面，这差不多是没有怀疑的余地的，总以为他是平平安安地留在那里了。但是他却没有平平安安留在那里。是这样的事情妨碍了他。

鲍尔德威大尉是一个矮小的凶恶的人，欢喜打一条硬的黑领结，穿一件蓝色紧身长外套，他屈尊在他的地产上散步的时候，总是带着一根头上包着黄铜的粗大的藤杖，还带着一个园丁和一个副园丁，都是一张驯服的脸孔，鲍尔德威大尉对他们（园丁们，不是手杖）发命令来，威严和凶狠应有尽有：因为鲍尔德威大尉的夫人的一个姊妹嫁了一位侯爵，大尉的房子是一幢别墅，他的领地是“园圃”，这一切都是十分的崇高、威严和伟大。

匹克威克先生还没睡了半个钟头，小小的鲍尔德威大尉就跨着大步子，尽他的身材和身份所能办到的飞快地走了过来。后面跟着两个园丁；鲍尔德威大尉走近橡树的时候站住了脚，深深吸了一口气，看看风景，仿佛他觉得风景应该大大地感激他来注意到它似的；随后用手杖使劲在地上一敲，喊他的园丁头目。

“亨特，”鲍尔德威大尉说。



“是，先生，”园丁说。

“明天早晨把这地方辗一辗——听到没有，亨特？”

“是，先生。”

“小心替我把这地方弄得像个样儿——听到没有，亨特？”

“是，先生。”

“还有提醒我弄一块牌子，禁止越界的人、弹簧枪以及其他等等，总之不准一般平民进来。你听到没有，亨特，听到没有？”

“我不会忘记的，先生。”

“请你原谅，先生，”另外一个随从说，走过来敬一个礼。

“唔，威金斯，你有什么事？”鲍尔德威大尉说。

“请你原谅，先生——可是我想今天这里已经有越界的人啦。”

“嘿！”大尉说，怒目四顾。

“是的，先生——我想，他们在这里吃过饭了，先生。”

“啊，这些该死的东西无法无天啦，他们真是吃过饭的，”鲍尔德威大尉说，因为他看到那些撒在草地上的面包屑和食物残渣了。“他们确实是在这里狼吞虎咽地吃了一顿。我倒希望这些流氓还在这里！”大尉说，握紧了那粗大的手杖。

“我希望这些流氓还在这里！”大尉暴怒地说。

“请你原谅，先生，”威金斯说，“不过——”

“不过什么？呃？”大尉咆哮似的叫；他的眼光随着威金斯的畏缩的眼光看过去，他看到了那部小车和匹克威克先生。

“你是什么人，你这流氓？”大尉一面说，一面用那粗棍子在匹克威克先生的身体上戳了几下。“你叫什么名字？”

“凉五味酒，”匹克威克先生喃喃地说，说着就又睡着了。

“什么？”鲍尔德威大尉问。

没有回答。

“他说他叫什么名字？”大尉问。

“无畏吧，我想，先生，”威金斯回答。

“这是他瞎说——这是他的该死的瞎说，”鲍尔德威大尉说，“他现在不过是假装睡着罢了，”大尉大大地生气了，“他喝醉了，他是个



喝醉了的平民。把他推走，威金斯，马上把他推走。”

“我把他推到哪儿去呢，先生？”威金斯问，非常畏缩的样子。

“把他推到魔鬼那里去，”鲍尔德威大尉回答。

“就是了，先生，”威金斯说。

“慢着，”大尉说。

威金斯站住了。

“把他，”大尉说，“把他推到收容无主禽兽的公家兽栏里去，让我们看看他清醒了之后还叫不叫自己‘无畏’。吓唬不了我——他吓唬不了我。把他推去。”

匹克威克就在这蛮横的命令之下被推走了；伟大的鲍尔德威大尉呢，气鼓鼓地继续散他的步去了。

那小小的团体回来的时候的惊讶真是描写不完的，他们发现匹克威克先生已经不见，而且带走了手推车。这简直是从来没听说过的神秘而不可解的事情。一个跛子突然之间擅自站起来走掉，已经是非常离奇了；但是竟然为了作乐推走了一部沉重的手推车，那简直是奇迹。他们共同并且分头找遍了一切僻静处所和角落；又叫又打噍哨、又笑又喊：一切却有相同的结果——找不到匹克威克先生；经过几个钟头的毫无结果的搜寻之后，他们得出一个不能叫人满意的结论，就是说，他们只好丢下他回家了。

同时，匹克威克先生被推走了好好地放进收容无主禽兽的公家兽栏，还在小车里睡得死死的，不仅轰动本村的所有的孩子，而且还有四分之三的居民，大家都聚集在周围，等他醒过来。如果说他被推进去的时候已经引起他们极大的喜悦，那么当他清清楚楚喊了几声“山姆！”之后，在小车里坐了起来，带着描绘不出的惊讶凝视着周围的面孔的时候，他们的快活更增加了好几百倍。

一声共同的叫喊，这自然是他已经醒了的信号；他不由自主地问了一句“什么事情？”这又引起了一阵叫喊，比第一次更响亮——如果有这种可能的话。

“看把戏呀！”居民吼似的喊。

“我在什么地方呀？”匹克威克先生叫。



“在公家兽圈里，”群众回答说。

“我怎么到这里来了？我干了什么啦？从哪里把我弄来的？”

“鲍尔德威——鲍尔德威大尉！”是唯一的回答。

“让我出去，”匹克威克先生叫。“我的当差的呢？我的朋友们呢？”

“你哪有什么朋友呀。啊哈！”于是来了一只萝卜，后来是一只土豆，后来是一只蛋：还附带其他一些表示群众开玩笑倾向的小动作。

这场面真不知要延长到多久，匹克威克先生的苦头也不知还要吃多少，这是谁也说不出的，幸亏有一辆飞速驶过的马车突然停下来，从上面走下了老华德尔和山姆·维勒，前者用比我们写出来——虽不说是读出来——要快得多的速度从人群里挤到匹克威克先生身边，把他抱进了马车，后者也正好结束了和本镇的差役第三回合的单身格斗。

“到法官那里去控告！”成打的人声这样叫。

“啊，去呀，”维勒先生说，跳上了驭者座。“替我问候法官——替维勒先生问候一下，告诉他我打扁了他的差役，还有如果他要重用一个新的，我明天就再来打他。赶车吧，老家伙。”

“我要叫人控告这个鲍尔德威大尉，告他非法拘禁，我一到伦敦就办这事，”马车一开出市镇的时候匹克威克先生就说。

“大概是我们越了界呵。”华德尔说。

“我不管，”匹克威克先生说，“我要起诉。”

“不，你不要，”华德尔说。

“我要，凭着——”但是华德尔的脸上有一种幽默的表情，所以匹克威克先生控制了自己，说，“为什么不呢！”

“因为，”老华德尔说，半笑半忍的，“因为他们会反过来告我们喝了太多的凉五味酒。”

不论怎样，匹克威克先生的脸上还是浮上了微笑，微笑扩大成为大笑，大笑成为哄笑，哄笑传染了大家。因此，为了保持这样的好兴致，他们就在碰到的第一家路边小酒店里歇了脚，每人叫了一杯掺水白兰地，山姆·维勒先生喝了特别浓的一大瓶。



第二十章

这里可以看出道孙和福格怎样是商人，他们的办事员怎样是寻欢作乐的人；维勒先生怎样和他的失散多时的父亲有一场缠绵悱恻的相见；还可以看出聚在“喜鹊和树桩”的是何等高尚的精灵，下面一章会是何等美妙的一章

世界文学名著全书

在康希尔的弗利曼胡同的尽头，一座熏得黑郁郁的房屋的低层的前间，坐着道孙和福格律师事务所的四位办事员，那两位先生是威斯明斯特的高等民事法庭的法定辩护士兼高等法院的律师，上面说的这四位办事员每天在这里工作，就像被放在极深的井里的人似的，很难看到天上的光和天上的太阳，又因为工作时间是在白天，白天看不见星光，倒是在深井里的人还可以有这种机会。

道孙和福格律师事务所的办公室是一个阴暗、发霉、有泥土味的房间，中间隔了一重高高的板壁，遮住办事员们，不让他们被平常人看见。房里有两把旧的木椅子，一只滴答滴答响声很大的钟，一份日历，一个雨伞架，一排帽钉，还有几块搁板，上边放着几捆分了类的肮脏文件、一些贴了检签的旧松板箱子以及许多破旧的各种形状和大小的石制墨水瓶。有一扇玻璃门通到作为院子入口的过道里。就在上一章已经忠实叙述过的事情之后的星期五早上，匹克威克先生由山姆·维勒紧紧跟随着，在这扇玻璃门的外面出现了。

“进来就是啦！”板壁后面有一个声音这样叫，作为匹克威克先生轻轻敲门的回答。于是匹克威克先生和山姆就进了房。

“请问道孙先生或者福格先生在家吗，先生？”匹克威克先生问，斯文地走近板壁，帽子脱了拿在手里。

“道孙先生不在家，福格先生有事，”声音回答；同时，这声音所隶属的头——耳朵上夹了一支笔——越过隔板，对匹克威克先生看